



□刘恒杰

长城岭,位于济南市莱芜区雪野镇娘娘庙村北。娘娘庙村北长城岭上的锦阳关,地势险要,锦阳关两侧分别是向东西延展的山岭,这就是长城岭。明嘉靖《莱芜县志》中,关于长城岭有这样的记载:“长春岭,在县北九里,其地高爽,草木长春,又名长城岭。”中华民国《续修莱芜县志》中亦载:“长城岭……为北面之保障,要塞为锦阳关。南连马鞍、珍珠诸山,左右千峰森列,何啻天堑。”

叶方恒(1615年—1682年),字岷初,号学亭,江苏昆山人,康熙八年(1669年)任莱芜知县。叶方恒在莱芜任职期间,曾主持编修了《新修莱芜县志》。一年秋天,知县叶方恒来到长城岭,他看到长城岭上的初秋景象,便写下《长城岭》一诗,诗载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艺文志》:来往长城道,巉峻策马疲。枫青秋未老,山白雨来时。果熟随风落,花明倚露垂。当年齐鲁界,无复一丸泥。

巉峻,形容山、石高而尖锐。一丸泥,《东观汉记·隗嚣载记》:“元(王元)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这句话是说,用一弹丸之泥就能封住函谷关。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后来,一丸泥常用来比喻以极少的力量就可以防守的险要关隘。诗的末句的意思是说,原是春秋战国时齐国和鲁国分界处的长城岭,地势险要,自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就不再派兵把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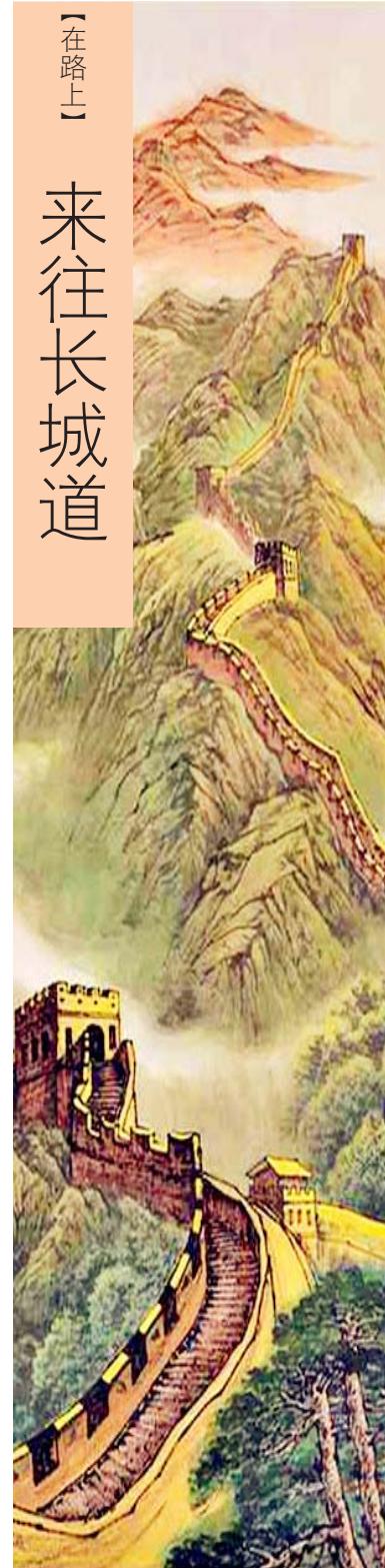
据《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称:“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西至济州,东至海,千余里,以备楚。”齐长城为齐国南部的重要屏障,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齐长城就失去了其军事价值,以致废弃。但是,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建筑,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霜,迄今大部分仍然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上。

长城岭上曾经有一处驿站,名为“通远驿”,但“永乐十八年(1420年)革”(明嘉靖《莱芜县志·古迹》)。长城岭位于济南市莱芜区和章丘区交界处,那里本来就地处偏僻,人烟稀少,官驿废除了,又加上明清易代,从莱芜娘娘庙村到章丘大寨村之间这二十余里的地方,便成了一个两不管的地带。叶方恒的前任莱芜知县钟国义,就因长城岭上没有驿站,被章丘驿卒“屡屡引差枉道,勒索马匹口粮,稍不如意,便诬禀本县知县”(钟国义《申章丘驿卒祥文》,载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大事记》),但开设官驿,“非奉题请,谁敢私立”?不经朝廷允许,是不能开设驿站的。长城岭一带劫匪流寇横行,行人至此无不心中惶惶,坊间一度流传“宁走九江口,不走锦阳关”的说法。

康熙十一年(1672年),叶方恒从济南府出差回莱芜,途经锦阳关时,痛感雄关的衰落与失序,决定“招募流民,移居长城岭”,重整长城岭锦阳关一带的秩序。招民告示贴出去以后,先后就有济南历城高姓人家、雪野东抬头村张姓人家等迁

【在路上】

来往长城道



来居住。于是,在锦阳关关口东西两侧的长城岭上,高姓与张姓等四五户人家便居住下来组成了一个新村。新村既成,知县叶方恒欣然命笔,撰《长城岭新村碑记》(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碑记》)一文并刻碑以示纪念:

莱芜处万山之中,而直北有长城岭者,城基犹隐隐可见,意即古者齐鲁之界欤?又曰长春岭,相传以花木葱郁得名,今惟荒烟蔓草而已。其地与章丘连壤,为入省者必由之路。然山高径险,地极苦寒,兼之石麓,无田耕种,而欲求升斗之水,必取之于数里之外,以是村落稀疏,人烟绝少。且经灾荒、地震之后,岭半仅存一古庙,竟无居人、往来行旅,是不止有盗贼之虞,更多虎狼之患。守兹土者心切虑焉,因为招集,始得应募来栖者四五家,加意扶绥,使成乐土,则源源而至安知不斯什斯百户!居民请立碑以书岁月,是为记。

从那以后,长城岭上蔓草不再,虎狼远遁,劫寇匿迹,商旅和行人也不再担心行路的安全了。

叶方恒在莱芜任职五年,赢得了高度赞誉。莱芜清顺治丙戌科进士张四教的《正率讲院碑记》、《改建贞节先生祠堂碑记》、《建文昌阁记》、顺治己丑科进士魏似韩的《重修天齐庙记》、康熙丁未科进士张严的《新建龙王庙记》等,都对他称颂有加,甚至把他与东汉时期的莱芜名宦范丹、韩韶相提并论。

人们习惯上称齐长城所在的山岭为长城岭。齐长城莱芜段有四大关,自西而东为天门关、锦阳关、黄石关和青石关。位于锦阳关以西的天门关,又名后关,在莱芜大王庄镇后关村。关门建在两座大山之间,门阳上方曾镶嵌有“天门关”石匾,1961年在修建泰(安)明(水)路时拆除。关口东西两侧,现尚存残城墙。清朝进士曾任湖北孝感县令的莱芜人程云,有一年路过天门关时,目睹了这里的自然风光,写了《由金井过长城岭抵仲官镇近有虎患》一首诗(中华民国《续修莱芜县志·艺文志》):“下马支筇历绝岗,纵横朽木隔寒荒。芦花自白非经雪,柿叶先红不待霜。携榼安能求虎饮,裹食候尚恐借熊粮。短天百里违程次,投宿田翁野稼旁。”

位于锦阳关以东的黄石关,又名王陵关,在莱芜茶业口镇的上王庄村北,因关西和关南各有黄石悬崖和王陵庙而得名。关东横长城岭,岭上城墙保存尚好。清朝进士曾担任礼部主事的莱芜人张梅亭,在编纂《莱芜县志》时,曾踏访黄石关,后来,在其《忆故乡山水》(张梅亭《一松山房诗集》,《诗歌辑佚》第153页)十三首诗中,有一首题为《长城岭》的诗:“万山回首虎牙撑,岭上危垣一线横。忆上崔嵬寻旧迹,齐南鲁北古长城。”莱芜近代诗人孙述善(1906年—1992年)亦有一首《赴吕祖泉望长城岭》的诗:“山脉回环瓮缶中,仰头一视接天空。西连泰岱五云际,北枕长城一线通。七国雄图霸业,一统天下阙王风。嬴秦战国英风歇,独有山河壮气雄。”

【人世间】

父女试验

□雪樱

父亲老了。写下这句话,超重的记忆如海水般向我涌来,有种说不出的窒息感。

一直以为,父母老去是很遥远的事情,把陪伴挂在嘴边,将孝顺埋在心里,孰料最终我们输给了时间。有段时间,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喜怒无常,刚才看电视还满脸喜悦,转眼工夫就如乌云翻滚脸色大变,似乎怎么做都不合他的心意。吃饭晚了不行,喝水热了不行,母亲动作稍微慢一步,他就会大声嚷起来。他越来越像个小孩,必须哄着,让他高兴,想尽办法让他满意,由着他的性子去。最让我头疼的是他的睡觉颠倒了个儿,夜里基本不怎么睡,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翻身,一会儿又要导尿,几个回合下来,天光亮了,母亲睡意全无,用手揉揉红红的眼眶,起床收拾屋子,洗洗涮涮,此时传来了他打呼噜的声响。白天,他一小觉连着一小觉,我试图叫醒他,无济于事。晚上待我打开电脑,思绪在文档里策马驰骋,他也来了精神头,念叨床不舒服,嚷嚷着“我要换床”“我要换床”。伴随着“噼里啪啦”的敲打键盘声,我把他的呻吟、嗔怪,甚至责骂都敲进了时间的罅隙里,我把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也敲进了历史的隧道里。我产生深深的负罪感:父女一场,我能够做的事情极为有限,是我的无能,还是上天的苦心安排?

很多时候,我觉得陪伴就该是这样样子:他嚷,他发怒,他任性,你拿他没办法,依然要顺着她,守护她,就像小时候我满脸委屈哭闹打滚,他耐心地把我从地上拽起来,笑着拂去我身上的灰土。或许,所谓父女就是一场试验,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所以没

有标准答案,唯有互相原谅,在坦诚相见中彼此温暖,在历史长河里互相遥望。陪伴是有限的相聚,他加速老去,我的鬓角也冒出了几绺白发,触目惊心,顿觉时间的伟力把我扳倒在地,泪水肆意。

陪伴父亲的漫长日子里,我读过很多关于父母的书,企图从中获得些许安慰。印象深刻的当数学者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含蓄,真诚,有思考。他写道:“一只背囊,浪迹天涯,我向往的日子是个人挺进世界的纵深:扶老携幼的家族只能是一个负累。待到我踏入中年,定了定神想到了家族的时候,那一幢老宅子已经轰然成为一地的瓦砾。”对我来说,站在中年的门槛上,超重的记忆和无边的苦痛淹没了所有的语言,一地的碎片就是全部生活。在不足十五平米的空间里,我哭不出来的疼痛比疼痛更灼心,我说不出的愧疚比愧疚更折磨——但是,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懂得。那天,母亲去医院拿药,去了很久。父亲突然探探头对我说,“你的白头发又多了,不能再这么写了!”转而又说,“还是写吧,不写你更熬不住,写部像样的小说让我看看!”听到这里,我的泪水吧嗒吧嗒掉在了书页里,哭了个痛快!

我猛然惊醒:父亲是清醒的,父爱是清澈的,容不得一丝玷污,来不得任何亵渎。他记得我备战中考的时候,每天骑着三轮车送我去上学,爬过高高的上沿时,他站起来蹬车,累出一身大汗;他记得我刚患病那会儿四处求医,某天从报上看到某太原名医来城东坐诊,他骑上自行车去排队,最终取到100多号,当医生收我住院说一定能治好,他高兴得热泪长流;他记得骑自行车去报社为我送纸质投稿,临走时戴眼镜的男编辑给他一

张名片,走出报社大楼时他高兴良久,以至于保安多看了他两眼;他记得帮助过我的好心人的名字,曾经用钢笔刚劲有力地记在工作手册上,泛黄的纸页氤氲出涌泉相报的感念……哪怕有时候犯起糊涂,父亲也从未改变他的耿直性格和暴烈脾气。而他的睡眠不好,其实是有原因的,家里地方小住不开,在厂里上班时他主动找领导要值夜班。后来,他为了找份夜班工作费尽周折。最初我以为,值夜班不过是换个地方睡觉,直到那年冬天点煤球炉子取暖险些中毒,我才意识到夜班的艰辛。父亲值夜班从未睡过囫囵觉,在商店里时要看着货,在厂里时租客混杂,都是做小生意的人,凌晨依然灯火通明,他要四处巡逻。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中生活,何况后来我多次住院家里背负外债,但是,父亲对得起每一个墨黑的夜班,配得上每一个红色的日出。大约是2004年冬天,他下了夜班,直奔省立医院去照顾生病的爷爷,忙到傍晚天擦黑,又急匆匆返回厂里上夜班。然而,他也是出院恢复不久,穿着又厚又笨的棉裤骑着自行车在寒风里穿梭,身上驮着两个家庭的希望。

父亲是糊涂的,因为他老了;而父爱是沉重的,伴随岁月累积变得醇厚,我拿什么承受得起呢?

看到一个让我难以释怀的故事。她是个跳芭蕾的舞者,瘦骨嶙峋,又披散白发,很难想象她已经64岁。因人生失意,她来到一个偏僻乡镇,租下一处危房改造而成的剧院,起名叫“心绞痛乡镇舞蹈剧院”。她的吃穿用度极为简约,把时间都花在了唯一的舞厅里,打扫卫生,给墙壁刷漆,晚上她就坐在卧室桌前给90岁的老父亲写信,却从未写完过一封

信,老式皮箱里装满了数不过来的废纸。她对跳舞痴迷,尽管父亲重男轻女,曾阻止她学钢琴,嘲笑她上舞蹈课。在这里她圆了自己的梦,举办演出邀请镇上的居民来看,吸引电视台也前来为她录像。她第一次给35年未曾见面的老父亲写了封完整的信:

“亲爱的爸爸,我给您寄了我第一次独舞的录像带。我非常希望,爸爸您能够不带偏见地看完……爸爸您说得不对,我是有天赋的,只是爸爸您不能慧眼识珠。我十分努力,而现在有很多人来欣赏我的表演。我跳舞的时候,这剧院都要被挤爆了!我已经看到爸爸那意味深长的笑容了——是讽刺的笑,对吧?我知道,我一直害怕这种微笑,我一直为这样的我感到羞愧,而我根本就是这样的。但每种感受都有各自的期限,我已经老了,老到不再羞愧了;而爸爸您也老了,老到不该再鄙视我了。也许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能够烟消云散了吧,我们会忘记所有的怨恨和伤痛,最终成为一对慈父孝女。”

就在她从邮局寄出信的晚上,收到一封电报,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她点亮剧场的所有灯光,用油漆在观众席上又画了一张脸,然后朝着剧院一楼第四排座位画了个十字,再度起舞。这个故事出自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女舞者》。他愧是文学大师,女舞者用未寄出的信与父亲和解,让我们看到父女一场的种种可能,生发出的悲悯也是面向亲情的“缴械投降”。

所有的老去,都是成长的另一种模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旅人,或过客,在成长中包容,在爱的国度里给予,不知不觉,在岁月褶皱深处,我就活成了另一个他:父亲,你安好,就是我的晴天,就是我的一切。

德州游记

□蒿峰

过乐陵忆宋哲元

喜峰战罢又平津,
宁死沙场埋草木。
一曲大刀全国唱,
忠魂依旧望边尘。

禹王亭

夕照如金古具丘,
洪荒水泛漫天流。
禹王亭上千秋祭,
功在河山画九州。

时传祥纪念馆

世清何客一身脏,
岗位平凡荣亦光。
境界高低看奉献,
人人争说时传祥。

庆云县作

乐安旧郡望潮平,
龙岭卿云五彩生。
古鬲津城残照晚,
金山法寺又钟鸣。

临江仙·戊戌五月过夏津

九派争流归大海,原来禹夏津。
梁大河故道纪兴亡。黄沙多蔽日,
枯草少春装。

治水防风千树绿,文明遗产柔桑。
千年僻壤变名乡。楼台青掩影,
舞榭踏歌长。

菩萨蛮·陵县城头

范阳兵起禄山叛,横行河朔胡兵悍。
烽火照连营,长安夜自惊。
西门犒将士,为国抛生死。城上念孤忠,平原千古名。